法會因由分第一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缽，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，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缽，洗足已，敷座而坐。

阿難尊者說他從佛陀那裡如此聽聞：

那時候，佛陀住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中，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眾隨侍左右。

到了吃飯的時候，佛陀穿上袈裟，拿著飯缽，帶領弟子們走進舍衛城，挨家挨戶地托缽乞食。之後，回到給孤獨園中。吃過飯後，佛陀將衣、缽收拾好，洗淨了腳，鋪好座位，盤腿靜坐。

善現啟請分第二

時長老須菩提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！善男子、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須菩提！如汝所說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善男子、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」「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
這時，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站起來，袒露右肩，以右膝跪地，雙手合掌，虔誠恭敬地向佛陀問道：「世間稀有的佛陀！佛陀善於愛護顧念諸菩薩，善於教導囑咐諸菩薩。佛陀！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已發起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，如何才能安然住在菩提心裡？如何才能降伏妄心？」

佛陀說：「說得不錯！須菩提！正如你所說，佛陀善於愛護顧念諸菩薩，善於教導囑咐諸菩薩。現在，你們用心靜聽，我為你們解說。善男子、善女人發了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，應該如我接下來所說，如此安住菩提心，如此降伏妄心。」

「是的，佛陀！我們樂意聽聞。」

大乘正宗分第三

佛告須菩提：「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如是降伏其心；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；若有色、若無色；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」

佛陀告訴須菩提：「諸位大菩薩，應當如此降伏妄心；對於一切眾生，不同生命形態的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；有色身、無色身；有心思想念的、無心思想念的、不是有想、不是無想的眾生，都要使他們進入涅槃的境界，了斷一切苦報、煩惱，度過生死苦海，到達不生不死之地。如此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，其實並沒有一個眾生為我所度。

「這是什麼緣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妄執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四相的分別，就不能稱為菩薩。」

妙行無住分第四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。所謂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須菩提！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須菩提！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！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」

「再者，須菩提！菩薩了知一切諸法其性本空，為因緣聚滅會合，所以世間所有的萬事萬物，都應無所執著，以此無住法中，修行布施，利益眾生；也就是六根清淨，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，而去行布施。

「須菩提！菩薩應該如是修行無相布施。這是什麼緣故？若菩薩修行無相布施，沒有布施的我，受布施的人，所布施的物，當然布施後更不存有求報的念頭，這種三輪體空，無相而施的福德是不可思量的。

「須菩提！你認為東方的虛空可以思量嗎？」

「不可思量，佛陀！」

「須菩提！那麼南西北方，四維上下的虛空，可以思量得到嗎？」

「不能，佛陀！」

「須菩提！菩薩因體悟三輪體空，不執著事相而行布施，其所得的福德，也和東西南北四方虛空一樣，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！菩薩只要依著我的教法如是修行，才能真正安住於清淨的菩提本心。」

如理實見分第五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」佛告須菩提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認為可以從身相見到佛陀嗎？」

「不可以的，佛陀！不可以從身相見到佛陀。為什麼？因為佛陀所說的身相，是色身，色身是地水火風四大因緣假合，是因緣生滅，虛妄不實的，並不是真實永存之身。佛陀的真實法身，等如虛空，無所不在。但是法身無相，凡夫的肉眼無法親見，只有明了五蘊假合的幻相，才能親見佛陀不生不滅的法身。」

佛陀告訴須菩提說：「不僅佛身如此，凡是世間所有諸相，都是生滅變遷的相，虛妄不實。若能悟見世間虛妄的本質，就能見到佛陀的法身了。」

正信希有分第六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眾生，得聞如是言說章句，生實信不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莫作是說。如來滅後後五百歲，有持戒修福者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當知是人，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，聞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，須菩提！如來悉知悉見，是諸眾生，得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無復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若心取相，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；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；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，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

須菩提又問道：「佛陀！後世的眾生，聽聞您今日所說的微妙言說、章句，能不能因此而生起實在的信心？」

佛陀回答須菩提說：「不要這樣懷疑。在我滅度後的第五個五百年，若有持守戒律、廣修福德的人，能從這些言說章句，體悟無住的實相般若妙義，而生出難得的真實信心。應當知道這些人，不止曾經於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五佛那裡種植諸善根，而是他們已於多生劫以來，奉事諸佛，種植諸善根，才能有這個因緣，在現世聽聞大乘無住的般若真理，乃至只是在一念之間生起清淨信心的人。須菩提！如來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見的，這些善根眾生，是會得到無限福德的。

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為他們不再妄執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四相的對待分別，不會執著有為的生滅法相，不會執著無為的空寂法相，也沒有『不是諸法』的執相。

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如果眾生的一念心，在相上有所執著，就會落於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四相的對待分別中；同樣的，若眾生執著種種法相，即於我、人等四相有所取著。若又執著於『無法相』，同樣也會落於我、人等四相的對待分別中。因為執取『法』則會停滯於『有』，以為有一個實有的生滅法相可離；取著於『非法』，則會拘泥於『空』，以為有空寂的非法相可證得，就不能與空理相契。所以，不應執著於『法』相，也不執著於斷滅的『非法』相。

「因此，如來常說，你們諸位比丘應當明白我所說的佛法，就如同那渡人到岸的舟楫，到達彼岸之後，即應棄舟登岸，不可揹負不捨。所以，未悟道時，須依法修持，悟道後就不該執著於法，至於那偏執於『非法』的妄心，更是應當捨去。」

無得無說分第七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說、非法、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認為如來已證得了無上正等正覺嗎？如來有所說法嗎？」

須菩提回答說：「就我所了解，佛陀說法的義理，是沒有一定的法可稱做無上正等正覺，也沒有固定的法是如來所說。

「什麼緣故呢？如來所說的法，都是為了眾生修行及開悟眾生而假設的方便之法，不可以執取。般若實相是無法以語言詮釋的，不要執著有一個實有的菩提可得，也不要執著沒有菩提正覺，落於『有』和『空』，都是錯誤的。

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為沒有一定的法名為菩提，一切賢聖也都是依寂滅的無為法而修，因證悟的深淺不同，才產生三賢十聖等階位的差別。」

依法出生分第八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來說福德多。」「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受持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須菩提！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珍貴的寶物去布施結緣，你認為這人所獲得的福德果報，多不多呢？」

須菩提回答道：「很多，佛陀！什麼緣故呢？因為七寶布施，所獲得的是世間有相的福德，所以佛陀說福德多；如果從性上說，沒有所謂『福德』的名稱，哪裡有多和少可說呢？佛陀不過是隨順世俗，而說七寶的布施，所獲的福德很多。」

「如果有人能夠信受奉持此經，即使只是受持其中四句偈等等，又能為他人解說，如此，他所得的福德更勝於布施七寶的人。什麼緣故呢？須菩提！因為十方一切諸佛都由此經出生，此般若法為諸佛之母。如果沒有此經，也就沒有十方一切諸佛，以及成佛的無上正等正覺法。

「須菩提，所謂的佛法，不過依俗諦而立的假名，並非是真實的佛法。因為眾生有凡聖迷悟的分別執著，佛陀為了開悟眾生不得不方便言說。佛法，就是不要執著在佛法上。」

一相無相分第九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須陀洹能作是念，我得須陀洹果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須陀洹名為入流，而無所入，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」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，我得斯陀含果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來，而實無往來，是名斯陀含。」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，我得阿那含果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阿那含名為不來，而實無不來，是故名阿那含。」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世尊！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！我不作是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！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，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。」

「須菩提！須陀洹會生起『我已證得須陀洹果』這樣的心念嗎？」

須菩提回答：「不會的，佛陀！為什麼呢？『須陀洹』的意思是『入聖流』，事實上卻是無所入的，不執著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境相，因為心中沒有取捨的妄念，不隨六塵流轉，才叫做『須陀洹』。」

「須菩提！斯陀含會生起『我已證得斯陀含果』這樣的心念嗎？」

「不會的，佛陀！什麼緣故呢？『斯陀含』的意思是『一往來』，事實上，他已無往來之相，所以才叫做『斯陀含』。」

「須菩提！阿那含會生起『我已證得阿那含果』這樣的心念嗎？」

「不會的，佛陀！為什麼？『阿那含』的意思是『不來』，三果阿那含，斷除了欲界思惑以後，就永久居住於色界的四禪天，享受天上的福樂，不再來人間，所以才名為『不來』，況且心中沒有來與不來的分別，才稱為『阿那含』。若他尚有證果之念，便是著了不來之相，就不可以稱為『阿那含』。」

「須菩提！阿羅漢會生起『我已證得阿羅漢果』這樣的心念嗎？」

「不會的，佛陀！怎麼說呢？因為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法叫做『阿羅漢』。所謂的『阿羅漢』是徹悟我、法二空，不再隨妄境動念，只是寂然如如，才為此立一假名。佛陀！如果阿羅漢起了『我得阿羅漢』的念頭，那麼，就是有了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法相的對待分別，就不可以稱為『阿羅漢』。

「佛陀！您說我已證得無諍三昧，是人中第一，亦為羅漢中第一離欲的阿羅漢。但我並沒有執著『我是離欲羅漢』的念頭。佛陀！如果我有得阿羅漢道的念頭，佛陀就不會稱我為『阿羅漢』，那麼，佛陀也不會讚歎我是歡喜修阿蘭那行。因為須菩提並不存有修行的心相，妄念不生，所以才稱為是歡喜修阿蘭那行的。」

莊嚴淨土分第十

佛告須菩提：「於意云何？如來昔在然燈佛所，於法有所得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在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」「是故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須菩提！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，於意云何？是身為大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大！世尊！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」

佛陀再問須菩提：「你認為佛陀以前在然燈佛時，有沒有得到什麼成佛的妙法？」

「沒有的，佛陀！因為諸法實相本來清淨具足，沒有什麼可說，也沒有什麼可得的成佛妙法。如果有所得的心，就無法和真如實相契合。」

佛陀知道須菩提已領悟了真空無相法的真諦，於是接著問道：「須菩提！你認為菩薩有沒有莊嚴佛土呢？」

「沒有的，佛陀！為什麼呢？菩薩莊嚴佛土，只是度化眾生的權設方便，若存有莊嚴清淨佛土的心念，便是著相執法，就不是清淨心。著相的莊嚴佛土，就落入了世間的有漏福德，不是真正的莊嚴佛土。『莊嚴』二字，只是為了度化眾生，權立一個名相而已。」

「所以，須菩提！諸位大菩薩都應該像這樣生起清淨心，不應該對眼識所見的種種色相生起迷戀、執著，也不應該執迷於聲香味觸法等塵境，心不執著就是菩提清淨自性。

「須菩提！譬如有一個人，他的身體像須彌山王那樣高大，你認為他這個身體大不大？」

須菩提回答道：「很大的，佛陀！為什麼呢？有形色、大小的色身並不是佛陀所說的無相的法身，因此說這有相的身體為大。如果以法身而言，是不可丈量，也不是世間大小分別所能涵蓋的。」

無為福勝分第十一

「須菩提！如恆河中所有沙數，如是沙等恆河，於意云何？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但諸恆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！」「須菩提！我今實言告汝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」佛告須菩提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勝前福德。」

「須菩提！像恆河中所有沙數，每一粒沙又成一恆河，這麼多的恆河沙數，你認為算不算多呢？」

須菩提回答：「很多，佛陀！如果以一粒沙表示一個恆河，恆河尚且無法計數，何況是恆河裡的沙數呢？」

「須菩提！現在，實在地告訴你，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拿了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那樣多的七寶來布施，他們所獲得的福德多不多呢？」須菩提回答：「非常多，佛陀！」

佛陀告訴須菩提：「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能夠信受奉持《金剛經》，甚至只是受持四句偈等，能夠將經義向他人解說，使他人也對這部經生起無限的信仰之心，那麼這個法施的福德勝過七寶布施的福德。」

尊重正教分第十二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隨說是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皆應供養，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。須菩提！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」

「再者，須菩提！不論是什麼人，何時何地能夠隨緣解說這部《金剛經》，甚至只是經中的四句偈，這個講經的地方，世間所有的天、人、阿修羅等，都應該前來護持、恭敬供養，就如同供養佛的塔廟一樣，更何況現在有人能盡他的所能，對這部經義信受奉行、讀誦受持。須菩提！你們應當知道，這樣的人已成就了最上第一稀有的妙法。這部經典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佛的住處，應當恭敬供養，並應尊重佛陀的一切弟子，因為有佛的地方，必定有聖賢弟子大眾隨侍左右。」

如法受持分第十三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我等云何奉持？」佛告須菩提：「是經名為『金剛般若波羅蜜』，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，是名般若波羅蜜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所說法不？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無所說。」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世尊！」「須菩提！諸微塵，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；如來說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說三十二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」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，若復有人，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！」

這時候，須菩提請示佛陀說道：「佛陀！這部經應當如何稱呼呢？我們應當如何信受奉持？」

佛陀告訴須菩提：「這部經的名字就叫做『金剛般若波羅蜜』，以此名稱，你應當奉持。為什麼呢？須菩提！佛陀所說的般若波羅蜜，乃為令眾生迷途知返、離苦得樂所立的假名，隨應眾生機緣說法，其實並不是有一個般若可以取著，只因為法本無說，心亦無名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以為如來有所說法嗎？」

須菩提回答道：「佛陀！如來無所說法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以為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微塵，算不算多呢？」

須菩提回答說：「非常多，佛陀！」

「須菩提！這些微塵，畢竟也只是因緣聚合的假相，所以如來說這些微塵，不是具有真實體的微塵，只是假名叫做『微塵』而已。如來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也是緣成則聚，緣盡則滅，空無自性，不是真實不變的，只是假名為世界而已。須菩提！你以為可不可以從三十二相上見到如來呢？」

「不可以的，佛陀！不可以從三十二相上見如來。為什麼呢？如來說這三十二相，是為度化眾生而出現的因緣假相，假名為『三十二相』而已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用恆河沙數的身命來布施，不如有人只從這部經典信受奉持，甚至只是經中的四句偈，並且為他人解說，使他明了自性，他所得的福德就非常多了。」

離相寂滅分第十四

爾時，須菩提聞說是經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而白佛言：「希有世尊！佛說如是甚深經典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之經。世尊！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，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！是實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來說名實相。世尊！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，後五百歲，其有眾生，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」

這時候，須菩提聽聞了這部經的妙義，深深的了悟《金剛經》的義理旨趣，感激涕零地向佛陀頂禮讚歎，請示佛陀：「世上稀有的佛陀！佛陀所說甚深微妙的經典，是我證得阿羅漢果，獲得慧眼以來，還未曾聽聞到的。佛陀！如果有人聽聞了這經法，而能信心清淨，那麼，他便有了悟實相的智慧，應當知道這人已經成就了第一稀有的功德。佛陀！實相即是非一切相，所以如來說以非一切相之本相，不執求、不住著，即名為實相。

「佛陀！我今日能夠親聞佛陀講這部經典，能夠信解受持，這並不是難事，若是到了末法時代，最後五百年，如果有眾生，在那時聽聞這微妙經義，而能夠信心清淨，信受奉持，這個人便是世上第一稀有的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人已經頓悟真空之理，沒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四相的分別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四相本非真實，如果能離這些虛妄分別的幻相，那麼，就沒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四相的執著了。為什麼呢？遠離一切虛妄之相，便與佛無異，而可以稱之為佛了。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是如是！若復有人，得聞是經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當知是人，甚為希有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即非第一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須菩提！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，是名忍辱波羅蜜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須菩提！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爾所世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」

佛陀回答須菩提說：「正是如此！如果有人聽聞這部經，而對於般若空理能夠不驚疑、不恐怖、不生畏懼，應當知道，這人是非常甚為稀有難得的。為什麼呢？須菩提！因為他了悟了如來所說的第一波羅蜜，即不是第一波羅蜜，因六波羅蜜，性皆平等，無高低次第，並沒有所謂的第一波羅蜜。第一波羅蜜只是方便的假名而已。

「須菩提！忍辱波羅蜜，如來說不要執著於忍辱波羅蜜，因為般若本性是寂然不動的，哪裡有忍辱、不忍辱的分別呢？忍辱波羅蜜也只是度化眾生的假名而已。為什麼呢？須菩提！我過去有一世，被歌利王節節支解身體，當時，如果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等四相的執著，便會生起瞋恨心。

「須菩提！我回想起過去修行忍辱波羅蜜的五百世中，那時我的內心也無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四相的執著，所以能慈悲忍辱，不生瞋恨。」

「是故須菩提！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，若心有住，即為非住。是故佛說菩薩心，不應住色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，應如是布施。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。須菩提！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法，此法無實無虛。須菩提！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闇，即無所見；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須菩提！當來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，即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。」

「所以，須菩提！菩薩應該捨離一切妄相，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，不應該住於色塵上生心，也不應該住於聲香味觸法等諸塵上生心，應當無所執著而生清淨心。如果心有所住，便會隨境而迷，就無法無住而生其心了。所以佛陀說：菩薩不應該有任何事相上的執著，而行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發心為了利益一切眾生，便應該如此不住相布施。如來說，一切色相無非是邪計謬見，業果虛妄的假相，所以一切相即非真相，不過是因緣聚合的幻現而成，非有非空，不應執著。又說，一切眾生是地水火風四大因緣聚合而成，生滅變化，不應著有，不應著空，應無所執著，所以一切眾生即不是執著。

「須菩提！如來所說的法是不妄的、不虛的、如所證而語的、不說欺誑的話。

「須菩提！如來所證悟的法，既非實又非虛無。

「須菩提！如果菩薩心裡執著有一個可布施的法而行布施，就像一個人掉入黑暗中一樣，一無所見。如果菩薩心能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就像人有眼睛，在日光照射下，能洞見一切萬物。

「須菩提！未來之時，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從這部經信受奉行、諷誦受持，即為如來以佛的智慧，悉知悉聞悉見這人，成就無量無邊無盡的功德。」

持經功德分第十五

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，以身布施。若復有人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；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，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！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，不可稱量，無邊功德。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若有人能受持讀誦，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，不可稱，無有邊，不可思議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即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樂小法者，著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、為人解說。須菩提！在在處處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，所應供養，當知此處即為是塔，皆應恭敬，作禮圍遶，以諸華香而散其處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一天三次於早晨、中午、夜晚時，都能行恆河沙數量多的身布施，經過百千萬億劫都沒有間斷過，這個人所得的福德，的確難以計量。但是，如果一個人聽聞《金剛經》的經義，誠信不疑，並悟得般若真理，發心依教修持，那麼他所得的福德，勝過以身命布施的人。更何況進一步書寫、受持、讀誦，為他人解說《金剛經》的人，他不但明了自己的本性，更使他人見性，那麼他所得的福德，就更加不可勝數。

「須菩提！總而言之，這部經所具的功德之大，不是心所能思，口所能議，秤所能稱，尺所能量的，它重過須彌，深逾滄海，不但功德大，而且義理深，是如來專門為發大乘菩薩道心，以及發最上佛乘的眾生而說的！如果有人能受持讀誦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並且廣為他人說法，如來會完全知道此人，並眼見此人，皆能夠成就不可稱量、無有邊際、不可思議的功德。唯有這等具備般若智慧，而又能讀誦解說經義的行者，才能承擔如來『無上正等正覺』的家業。為什麼呢？須菩提！一般樂於小法的二乘人，執著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對於此部大乘無相無住的妙義，是無法相信、接受的，更不願讀誦，更不用說為他人解說了。

「須菩提！般若智慧在人人貴，在處處尊，所以不論何處，只要有這部經的地方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等都應當恭敬供養。應當知道，此經所在之處即是塔廟，一切眾生都要恭敬頂禮圍繞，以芳香的花朵散其四周，虔誠供養。」

能淨業障分第十六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，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即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悉皆供養承事，無空過者；若復有人於後末世，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即狂亂，狐疑不信。須菩提！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」

「再者，須菩提！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一心修持讀誦此經，若不得人天恭敬，反而受人譏罵或是輕賤，那是因為這個人前世所造的罪業很重，本應墮入三惡道中去受苦。但是，他能在今世受人輕賤，依然忍辱修持，信受此經，由於信心清淨，就可使前世的罪業漸漸消滅，將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。

「須菩提！我回想起過去無數劫前，在然燈佛前，值遇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，都一一親承供養，一個也沒有空過。假使有人在末法之中，能誠心地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的功德，比起我所供養諸佛的功德相較，後者的功德不及前者（誠心地受持讀誦此經）的百分之一，千萬億分之一，甚至是算數、譬喻所無法相比的。

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於末法之中受持讀誦此經，我具體說明所得到的功德之多，或者有人聽我說這些功德，其心會紛亂如狂，狐疑而不相信。須菩提！這部經的義理甚深，不可思、不可議，所以持受它所能證得的果報也就不可思議。」

究竟無我分第十七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男子、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佛告須菩提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當生如是心：『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』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這時候，須菩提向佛陀請示道：「佛陀！善男子、善女人發心求無上正等正覺，應該如何保持那顆菩提心？如何降伏那妄想動念的心？」

佛陀對須菩提說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如果已經發心求無上正等正覺，應當如是發心：『我應該發起無上清淨心，使眾生滅除一切煩惱，到達涅槃境界，但卻不認為眾生是因我而滅度的。』為什麼呢？須菩提！如果菩薩還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等分別，那麼，他就不是菩薩。為什麼呢？須菩提！實際上，並沒有一種法名為發心求無上正等正覺。須菩提！你想，當年佛陀在然燈佛那裡，有沒有一種法讓他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清淨菩提？」

須菩提回答道：「沒有的，佛陀！依我理解佛陀所講的，佛陀在然燈佛那裡，只是了悟諸法空相，不是因為有一種法讓他證得無上正等正覺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須菩提！實無有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：『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』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：『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』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若有人言：『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！實無有法，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。是故如來說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！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」

佛陀聽完須菩提肯定的答覆，喜悅地說道：「正是如此！須菩提！實際上，並沒有一種法令如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清淨菩提。須菩提！如果我有得到一種法名為『無上正等正覺』，然燈佛就不會為我授記說：『你在來世，一定作佛，名釋迦牟尼。』正因為沒有所謂『無上正等正覺』的法可得，然燈佛才為我授記：『你在來世當得作佛，名叫釋迦牟尼。』

「為什麼呢？所謂『如來』，就是一切諸法，體性空寂，是絕對的平等，超越所有差別的執著。佛陀已證入此理，因此才名為『如來』。如果有人說，如來得了無上正等正覺。須菩提！實際上並沒有一種法，令佛得到無上正等正覺，只是為了讓眾生明了修行的趣向，才方便設有『無上正等正覺』的假名。

「須菩提！我所得無上正等正覺，是虛實不二：不能執為實有所得，也不能執為空無；因為一切諸法萬象，無一不是從此空寂性體所顯現的，所以，如來說一切諸法都是佛法。

「須菩提！所說一切法，只是就隨順世諦事相而言，就空寂性體的立場，一切萬事萬物，都不是真實的，以此顯發的事相，而立種種假名。」

「須菩提！譬如人身長大。」須菩提言：「世尊！如來說人身長大，即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」「須菩提！菩薩亦如是，若作是言：『我當滅度無量眾生。』即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名為菩薩；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。須菩提！若菩薩作是言：『我當莊嚴佛土。』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。須菩提！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」

佛陀接著說：「須菩提，譬如人身長大。」

須菩提回答道：「佛陀！您說過，這高大健壯的色身，畢竟是個無常虛假的形相，緣聚則成，緣盡則滅，所以不是『大身』，只是假名『大身』而已。」

「須菩提！菩薩也應當明白這樣的道理，如果他作是說：『我應當滅度無量的眾生。』他就不是菩薩。為什麼呢？須菩提！實際上沒有一個法名為『菩薩』，都是因緣假名，所以我說一切諸法，都沒有我、沒有人、沒有眾生、沒有壽者等四法的分別。

「須菩提！如果菩薩作是說：『我當莊嚴佛土。』就不能名為菩薩，因為落入凡夫的我見法執。為什麼呢？佛陀說莊嚴佛土，並不是有一真實的佛土可莊嚴，只是為了引度眾生，修福積慧，滌除內心的情念妄執，而假名『莊嚴佛土』。須菩提！如果菩薩通達諸法無我的真理，那麼，如來說他是真正的菩薩。」

一體同觀分第十八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肉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肉眼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天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天眼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慧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慧眼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法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法眼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有佛眼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佛眼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恆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說是沙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一恆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恆河，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，如是寧為多不？」「甚多，世尊！」佛告須菩提：「爾所國土中，所有眾生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，皆為非心，是名為心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認為如來有肉眼嗎？」

須菩提答：「有的，佛陀，如來有肉眼。」

佛陀又問：「如來有天眼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佛陀！如來也有天眼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來有慧眼嗎？」

「是的，如來具有慧眼。」

「如來有沒有法眼？」

「是的，如來具有法眼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來具有遍照一切世界的佛眼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佛陀！如來有佛眼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認為恆河中的所有沙粒，如來說是不是沙？」

「是的，如來說是沙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一沙一世界，那麼像一條恆河沙數量那麼多的恆河，這河中的每一粒沙都代表一個佛世界的話，如此，佛世界算不算多？」

「很多的，佛陀！」

佛陀又問：「須菩提！如你剛才所說，佛眼可攝一切眼，一沙可攝一切沙，在諸佛世界中的一切眾生，所有種種不同的心，佛也是完全知曉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眾生的心源與佛如一，眾生心即是佛心，所以，如來能悉知眾生心性。但是，眾生往還於六道，隨業逐流，遺失了本心，反而被六塵的妄想心所蒙蔽，而生出種種虛妄心念，這種種心念，都不是真實不變的心性，只是一時假名為心而已。這過去之心、現在之心、未來之心，都是無常虛妄之心，是不可得的。」

法界通化分第十九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緣，得福多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此人以是因緣，得福甚多。」「須菩提！若福德有實，如來不說得福德多；以福德無故，如來說得福德多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有人拿了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的話，你想，這個人以此因緣，他得到的福報多不多呢？」

「是的，佛陀！這個人以此因緣得福很多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福德有實在的體性，那麼，我也就不會說得福德多了。正因為以不可得心為因，用七寶為緣，以如是因，如是緣，福德二字只是說明無相布施，所以我才說得福德多。」

離色離相分第二十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，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」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諸相具足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認為，佛可以從具足色身見到嗎？」

「不可以的，佛陀！不應該從圓滿莊嚴的色身之處去見如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如來說過，圓滿報身（即所謂的『具足色身』），只是因緣假合的幻相，緣盡則滅，不是真實不變的實體，只是假名為『色身』而已。」

「須菩提！可以從具足諸相中見到如來嗎？」

「不可以的，佛陀！不應從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之處去見如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如來所說的諸相具足，是為了度化眾生才顯現的，並非真實的相貌，不過是一時的假名罷了。」

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

「須菩提！汝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有所說法。』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！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爾時，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」佛言：「須菩提！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，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眾生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不要認為我懷著『我當有所說法』的心念。為什麼呢？如果有人說如來『有所說法』，那是毀謗佛陀，因為他不能了解我所說的。須菩提！一切言說是開啟眾生本具的真如自性，為了祛除眾生妄念，隨機化度，隨緣而說，種種言聲的說法，也只是一時的方便言語，暫且給它一個『說法』的假名。」

這時候，深具智慧的須菩提問佛陀說：「佛陀！未來的眾生聽了您今日『無說而說』的妙義之後，能生起信心嗎？」

佛陀說：「須菩提！他們既不是眾生，也不能說不是眾生。為什麼呢？就法性空寂而言，他們也是佛，是尚未了悟真理的佛。佛也是眾生，是已悟道的眾生。但是，又不能不稱之為眾生，因為他們雖已經聽聞佛法，生起信心，但還未能悟道，所以於事相上說，稱他們為眾生。須菩提！從真如本性上來說，眾生即佛，原來沒有什麼眾生不眾生的，『眾生』也只是一時的假名而已。」

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無所得耶！」佛言：「如是如是！須菩提！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須菩提心有所悟，向佛陀說：「佛陀！您得無上正等正覺，是真無所得！」

佛陀印可說：「是的，須菩提！不僅是無上正等正覺，乃至纖毫之法，我都無所得。得者，因為有失也，我本無所失，何來有得？『無上正等正覺』之名，指的是覺悟自性，而不是有所得。」

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所言善法者，如來說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」

「其次，須菩提！平等、沒有高下分別的法，才名為『無上正等正覺』。只要眾生不執著於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的妄想分別，去修持一切善法，那麼即可悟得無上正等正覺。須菩提！所謂的善法，也不過是因緣和合的假象，不可著相。善法之名，不過是隨順世俗事相而言。」

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

「須菩提！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；若人以此《般若波羅蜜經》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須彌山王作比較，有人用七寶，集滿所有的須彌山王，用來布施，這個人所得的福德，當然是很多的。但是如果有人只是受持讀誦這部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乃至經中的四句偈，並且又能為他人解說，他所得的福德，相較於前者，七寶布施的福德，是百分不及一、百千萬億分不及一，甚至是算數譬喻所不能相比的。」

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：『我當度眾生。』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，如來度者，若有眾生，如來度者，如來即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須菩提！如來說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，以為有我。須菩提！凡夫者，如來說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不要說，我還有『眾生可度』的念頭，你不要有這樣的想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眾生當體即空，並無實在之相，如果我還生心動念，認為有眾生可度，那麼連我自己也落入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四相的執著之中。

「須菩提！如來所說的『我』，事實上是假相的我，是為了度化眾生，權巧方便設立的，但是凡夫卻以為有個真實的我。須菩提！一切凡夫都具有如來智慧，凡夫與佛本來平等，所以凡夫並非凡夫，只是因為他一時隨逐妄緣，未能了悟生死，暫時假名為凡夫。」

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

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？」須菩提言：「如是如是！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佛言：「須菩提！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即是如來。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；

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

「須菩提！你認為可以從三十二相觀見到如來嗎？」

須菩提：「是的，佛陀！可以從三十二相觀見如來。」

佛陀說：「須菩提！若能以三十二相觀見如來，那麼轉輪聖王也具足三十二相，他也是如來了。」

須菩提回答：「佛陀！如我解悟佛陀所說之義，是不可以從三十二相觀見如來的。」這時候佛陀以偈說道：

「若有人想以色見我，以聲音求我；此人心有住相，就是行邪道，這是沒有辦法見到真實的如來。」

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

「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：『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！莫作是念：『如來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：『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。』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說斷滅相。」

「須菩提！你不要有這樣的念頭，以為如來因不以具足相的緣故，才得到無上正等正覺的。須菩提！不要認為如來因不以具足相而得到無上正等正覺。須菩提！你如果生起這樣的想法，發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，就會說諸法斷滅，落入斷滅的偏執，認為不需要有什麼善法的修行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發無上正等正覺心的人，於法不說斷滅相，不著法相，也不著斷滅相。」

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

「須菩提！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若復有人，知一切法無我，得成於忍，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。」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不受福德？」「須菩提！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著，是故說不受福德。」

「須菩提！菩薩若用滿恆河沙等世界的七寶來布施，所得功德當然無法計量。如果明白一切法無我，皆由因緣所生，無有真實有恆的體性，由此了知無生無滅，不為外境所動，即與空性相應。內無貪念，外無所得，親證無生法忍，那麼，這位菩薩所得的功德要比七寶布施的菩薩更多的。為什麼呢？須菩提！因為諸菩薩是不受福德相的限制。」

須菩提問：「為什麼說諸菩薩不受福德的限制呢？」

「須菩提！菩薩所作福德，不應貪求而生起執著。因為菩薩行利益眾生的事，是發菩提心，而不是貪求福德，是利他而非利己。菩薩修一切善法，行六度萬行，不著相布施，心中並沒有計較福德的妄念，所以才說菩薩不受福德相的限制。」

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

「須菩提！若有人言：『如來若來、若去、若坐、若臥。』是人不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有人說，如來也有來、去、坐、臥等相，這個人就是不了解我的深意了。為什麼呢？所謂『如來』者，實在是無所來處，也無所去處，所以才稱為如來。因為如來就是法身，法身無形無相，遍滿虛空，無所不在，寂然不動，哪裡還有來去之名呢？眾生所見的語默動靜之相，不過是如來的應化之身，應化身為隨眾生之機緣感應有隱有現，但是法身則恆常寂靜，從未有來、去、坐、臥的相狀。」

一合理相分第三十

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，於意云何？是微塵眾，寧為多不？」「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即不說是微塵眾。所以者何？佛說微塵眾，即非微塵眾，是名微塵眾。世尊！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，即是一合相，如來說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須菩提！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碎成微塵，你認為這些微塵多不多呢？」

「太多了，佛陀！為什麼呢？如果這些微塵眾是實有恆常的體性，佛陀就不會說它多了。佛陀所說的微塵眾，實是因緣所生的假相，並沒有恆常不變的自性，只是一個假名而已。佛陀！如來說過『三千大千世界』並非即是真實恆常的世界，也僅是一個假名而已。為什麼呢？如果世界是實有的，那就是一合相。如來說的一合相，也非實有，緣生則聚，緣散即無，一個假名罷了。須菩提！所謂『一合相』，沒有定相可言，如何可以言說？但是凡夫執著取相，總是貪戀執著有一個真實的『一合相』。」

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

「須菩提！若人言：『佛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』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說義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。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非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是名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」「須菩提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須菩提！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」

「須菩提！如果有人說，佛陀宣說的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是真實的。須菩提！你認為這個人了解我所說的深意嗎？」

「佛陀！這個人不曾了解您所說的深意。為什麼呢？佛陀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都是虛妄不實的，只是隨緣而設立的假名。」

「須菩提！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的人，對於一切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都應該如實去知，如實去見，如實去信解，心中不對一切法相妄起執著。須菩提！你應當知道，所謂的法相，並非有真實不變的法相，只是緣起的假相，佛陀暫時應機說法的假名而已。」

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

「須菩提！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發菩提心者，持於此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，其福勝彼。云何為人演說？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？

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

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

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天人、阿修羅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「須菩提！如果有人以充滿無量阿僧祇世界的七寶，以此為布施。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發無上菩提心，受持這部《金剛經》，哪怕只有四句偈而已，他能信受讀誦，且為他人解說，那麼，他的福德自然要勝過行七寶布施的人。要如何為他人演說呢？當不執著於一切相，隨緣說法而如如不動。為什麼呢？

「因為一切世間的有為諸法，就像夢境的非真，幻化的無實，水泡的易滅，影子的難存；又如早晨，太陽出來就蒸發的露珠，閃電的瞬間即滅。應作如是的觀照啊！」

此時，佛陀說《金剛經》已經圓滿了，長老須菩提，及同時在法會聽經的比丘、比丘尼，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切世間的天、人、阿修羅等，聽聞了佛陀說法，無不法喜充滿，一心信受奉行。